

寶應縣志卷之十 宦蹟

賈涉 宋史本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

寶應縣志

卷之十

一

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岬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

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
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
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
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
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
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傅翼
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
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
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

寶應縣志

卷之十

二

東者六七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旣受
降置弗問平等尙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
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旣衆涉慮
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
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
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
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
取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
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白

是恩博景德至邢洛十餘州相繼請降涉俾檄
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
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
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
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爲後
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
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用逮爲主帥所
爲反是積怨旣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爲幸
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

寶應縣志

卷之十

三

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蕲安
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
趙方二子范葵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
至下灣渡盡掩金人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
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
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
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
璽獻諸朝至是趙琪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
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隆

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尙未有可
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
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擇李全卒以璽賞爲
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
憂彌遠不以爲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
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
任值金人大入疆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孛朮魯
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
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旣歸宋金
寶應縣志

卷之十

四

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
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大
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旣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
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
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
武興守吳挺之橫宅日陞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
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殺涉弱冠直父寃
不避寒暑泣懇十年至伏書闕下予以道

劉恩字以忠高陽人嘉靖元年任恩爲人明敏決事如流會歲大饑又疫死者相籍恩力請撫按題奏發帑金數萬糴穀分委義民於各坊村設糜賑濟立法周盡一邑賴以全活縣舊三十六里恩併爲四坊三十里又遍詢諸弊政悉爲釐革糧長更爲馭頭十年一審均徭更爲一年一審恩立民之政最多此其尤鉅者至今民思詠之陞懷慶府同知

聞人詮

寶應縣志

卷之十

五

聞人詮字邦正餘姚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寶應知縣會歲旱漕渠水涸督漕都御史閉閘洞令嚴甚詮不奉命曰民命是懸雖獲罪何害旱遂不爲災邑有湖患欲開越河避湖險數請諸太使不果行以治行擢御史上疏畧曰臣昔令寶應見南臨巨湖延袤三百餘里風浪險惡防岸屢崩軍民糧運等船輒見覆溺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城等州縣土田恒苦渰沒新興等十場鹵地亦被漂沒潰決甚易而修築甚難每當一決之時動有千金之患

正德年間修壞塞潰經費不下數萬餘兩其沒溺
人船荒棄田土蓋又不能以數計也臣重念民艱
深慚尸素因求所以拯救之方迺知高郵舊時亦
多湖患弘治年間刑部侍郎白昂開越河一道計
用工料價銀四十餘萬兩比時若爲勞擾迄今稱
爲康濟此州之民獲遂更生者數十年矣今寶應
與之接壤受患相同而興利之功獨異節經管河
郎中陳毓賢等相繼具題詔章拯高友璣楊宏等
官相視開築撫按諸臣遷代不常守土之官僥倖
寶應縣志

卷之十

六

無事遂因循廢閣久而無成臣與先任揚州府知
府易瓚等經畫估計約工料等銀九萬七十餘兩
臣猶自度上木工程非浪估可計其數迺鳩集百
夫試築一方合用人工椿木磚石灰料等項俱以
一起十積算引伸其計用銀四萬三千三百兩零
蓋已減工原勘之半而視昔日康濟河之功僅十
之一耳今又逾二年仍復未見舉行伏望軫念
方之害早爲先事之防勅給兩淮餘鹽銀兩差河
屬官一員督理興工庶事不至因循而功業可期

必集矣朝議從其請寶邑越河之開詮之功多焉
詮少游陽明先生門督學南畿與諸生講學以劾
吏部尙書汪鋹廷杖削籍終於家

鄧繼曾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由進士任兵科給事中以
直言左遷金壇縣丞陞無錫知縣以憂去嘉靖十
二年補寶應風裁英赫不畏強禦吏事精敏案無
滯牘使客往來一切供應率裁其半無敢繹騷者
在任數月陞維摩州知州

寶應縣志

卷之十

七

岳東升


岳東升字伯陽信陽州人由舉人每晨起坐堂上
剖決如流午後公庭閑寂輒端坐哦詩不輟吏人
無事可白然綜覈振勵嚴明有威人肅然憚之用
御史薦陞戶部主事

李瓚

李瓚字獻夫豐城人由舉人治寶邑三年以數罹水
災不欲急催科嘆曰願以一身當之遂左遷忻然
歸田里留一詩誌別旣去之二十有四年邑人思

之不置建祠北郭知縣耿隨龍製碑記褒美焉

李涑

李涑字  雩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寶應知縣時倭燹之後繼以水患田日荒蕪涑招有力者墾種開輝濬河以濟農事王野鄉荒甚分其糧於三十里俾無偏累腴田悉歸他郡豪右涑曰田我田役我役差徭無曲貸焉又請於上官題允停徵者三年民力漸紓他如增直募夫治隄工易塘老爲淺官民德之甚深凡治寶邑七年擢戶科給事中


寶應縣志

卷之十

八

論大學士張居正不宜墨衰充大婚副使禍且不測猶陳寶邑水利五事後轉山東僉事歷應天巡撫都御史

韓介

韓介字  臨淄人萬曆七年進士授寶應知縣時有旨丈田未三月遂竣事請於督河侍郎大濬支河民便之會開越河有事河工者官役甚衆介曰若責供頓於民民何以支白督府罷諸執事供頓工竣民無擾焉塞便益門開迎秀門邑科名

耿隨龍

耿隨龍字[]滑縣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寶應知縣時邑數遭水災民貧甚隨龍察民所最患苦者曰坊長曰里長曰厥頭坊長者凡諸大吏往來及賓客送迎愧遺俱頓陳設之具皆任之里長者凡地丁銀完欠收解皆任之厥頭則里長更番爲之漕糧之完欠收兌皆任之隨龍盡罷歸農民困大蘇邑瀕湖歲派夫三百四十名隨龍請官銀募寶應縣志

卷之十

九

夫歲省民白金以兩計者數千故事河工採辦物料僉富民充之曰耆民多賠累隨龍悉令官辦民得無擾他如革官農燈夫諸善政民皆以爲便請於督府勒石著爲令貢士劉孟夏者家貧無子隨龍曰善人可無後乎因爲置妾又嘗治宅一區居貢生丁珠立生員姚曰謙朱纁介後流人陸科葛山皆給銀俾贖其妻以歸年滿三十不能婚嫁者給以貲若王敬朱友曹整陳和季春汪玉學陳全王隱等凡四十餘人冬則訪老而貧者二百餘人

日給米一升安平驛充徒者歲給銀十兩治絮衣
凡治寶邑五年日以除民不便爲事民皆被其澤
既考選戶科給事中會朝議開周橋開護陵隨龍
上疏陳不可狀事得寢其不忘寶邑如此迄今百
餘年而革坊長里長厥頭諸善政民猶食其福焉
以故謳思之至今

陳燧

陳燧字  山陰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寶應知

縣時淮水漲泗州爲陵寢患朝議開周橋十餘丈

寶應縣志

卷之十

十

洩淮水戶科給事中耿隨龍愕曰如此則無高寶
矣上疏陳不便狀帝遣工科給事中張貞觀相視
形便燧繪圖獻曰寶應彫疲全因水沴國家命脉
實藉漕渠計根本則祖陵重運河亦重論墊溺則
泗民可憂高寶亦可憂也縱不得後祖陵先運道
亦豈以病泗州者病高寶哉寶應濱湖小邑運艘
必經之區汜光白馬諸湖但遇水溢小則滄沒田
舍大則潰決堤岸故築高堰所以障淮水全運道
衛民生也堰南四十餘里爲周家橋舊有小溝瀾

丈餘深二三尺伏秋時水從此溢出高寶之民嘗
請障之今欲開十餘丈而深一丈五尺不幾以高
寶爲壑哉夫淮出清口與黃交會拒黃之不內灌
者全力勝也且借淮之清滅黃之濁并黃入海而
不甚淤焉若周橋開淮從中洩勢分力弱黃必乘
之濁流日淤清口而全淮之水將注之湖矣彼其
浮天撼地沃日蕩雲之勢豈一線堤所能障乎况
周橋地勢峻聳踰高寶遠甚而興鹽及各場竈則
一而又下者也木擊隄齧潰敗四出卽欲力堵安

寶應縣志

卷之十

十一

所措手恐諸州治之困不減泗城而運道鹽場從
此壞矣江南糧儲何由轉輸百萬鹽課何由煎辦
九邊軍餉何由取給此周橋之萬萬不可開也近
議張福口堤長口隘弛二百丈而縱令由水是亦
洩淮之一術哉如謂開周橋十丈而水洩弛張福
堤二百丈而水不洩者無是理也但洩之遲速視
河之高下今黃河底高一遇水發淮黃相映欲洩
淮流而不分殺黃水豈能驟消淮漲哉故所稱老
黃河者今日所宜亟開也當事者誠察於淮水受

病之源由河強而淮弱於淮黃未會之處分河而
殺黃強河既分弱淮稍振不必治淮於淮而治河
於淮庶幾黃不外遏淮不內漲泗城可保祖陵可
安而運道民生各有攸賴矣或謂河不兩行支河
一開正河必奪是矣然以今日計之特患其不奪
耳使河自河而淮自淮豈復爲祖陵之患耶至泗
城故址原屬卑窪城中積水頓難涸洩假令異時
霖雨如昨卽開周橋未必能減泗民之困也夫利
一州而害數州縣仁者弗爲况利者未必利而害

寶應縣志

卷之十

十三

者立見乎會河南主事黃日謹亦以爲言議遂寢
檜繼耿隨龍後治行卓犖見稱於時嘗入鄉賢祠
欲撤陳琳位亦可知其爲人已

劉達

劉達字叔雲臨川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寶應知縣
蒞任之初捕二三奸民置重典闔邑肅然時軍興
急催科達先富後貧由多及寡課登而民不擾建
南北簡樓改水關百廢俱興行取御史上疏薦喬
御史可聘於家

余增遠

余增遠字若水山陰人崇禎十六年進士蒞任甫數日知國祚將傾挂冠歸隱稽山門外渡東橋下偕妻子躬耕而食初李自成之陷京師也兄煌以修撰家居肅衣冠再拜投橋下死增遠不復渡此橋結屋三楹不蔽風雨長吏無得見者或拜門外以去

孫鍾臯

孫鍾臯字唐斌富平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會福王寶應縣志

卷之十

十三

孫蕙

孫蕙字樹百淄川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八年授寶應知縣先是官茲土者相繼貪殘歷十餘載雜派視正供數倍邑富人盡貧至是黃決黃家嘴淮決高堰翟壩湖水洶湧浩瀚高郵破清水潭寶應亦破力濟溝田廬盡沒於水民貧殆不可狀蕙惻然傷之欲首除雜派吏持不可蕙竟焚其籍

省鉅萬計自淮水不出清口黃復躡其後漕渠入濁流淤墊歲徵夫七千二百濬四十日糧艘乃行蕙不忍役夫七千二百濬以千人屆期工不如法河道都御史羅多怒將劾蕙淮揚道副使張萬春勸以賄營救蕙不可當是時邑人德蕙甚懼蕙遂被劾去也環都御史郵署號泣聲徹天地都御史出呼號者幾萬人所過巷陌填塞馬不得行都御史心動給曰工六日成貸令邑人信爲然爭趨赴畚鍤一夕之內城郭村落遠近至者計二萬人三

晝夜工成都御史驚喜蕙因此譽望大著先是明設倉鳳陽食護陵兵邑歲輸米千六百石實倉號鳳米焉道遠又涉洪澤諸湖邑之苦茲役也三年矣 國朝罷護陵兵而設倉如故淮兵之護漕者給倉中米米旣由淮達鳳陽兵復自鳳陽支米運歸於淮兩不便蕙請寶邑鳳米解淮食淮兵漕運都御史帥顏保浚然之會工科給事中李宗孔亦以爲言帥顏保遂上疏如蕙請米得免解鳳陽故事兵船繹夫每跼銀一錢一分奏銷畢乃給或

遲至一二年民不被實惠又兵船未至時先期齊集衆夫閉公署及祠廟中暫者數日久者數十日不得治生業婦子朝夕餉餽粥奔走充塞於道以故募一夫民間費至一二兩不等三藩叛後舟師尤數數過蕙察驛設水夫陸夫及各行夫之屬可六七百人借庫項先期如額給以銀不足在城責鄉約在野責保長募於十舖三十六莊亦先期給銀如額不齊集不閉公署祠廟中治生業如故民既受官銀兵至亦無敢後期者是年兵數十過里

甲無擾焉是時上官魏遺有常額或且苛額外蕙獨無餽遺上官始見惡既而察其果廉也意解更稱譽之布政使慕天顏尤器蕙蕙請於天顏曰清水潭未塞高寶諸邑田沒於水者冬春暫涸夏秋沒如故縱他日堤成不沒而溝澮阡陌廬舍盡壞又芟芻萍荇之類暢茂填擁芟除視墾荒尤難須三年起利廣招徠勸開墾流移者庶有復業日耳會天顏入覲奏蕙語許焉十餘年來淮揚之民沐皇仁浩蕩而天顏及蕙亦頌之不衰蕙治寶

臣六年崙以愛民爲急不自計利害升沉如革馬
戶官農裁并更夫解役及糧單供頓支正項諸事
亦歲省千餘金有喬樂吾者富饒年八十餘住柘
溝隣莊郭某聚盜劫之是夕樂吾飲他所醉未歸
盜無所得因心恨之郭某以他案發誣樂吾同爲
盜按察使陳秉直檄捕樂吾蕙知樂吾不爲盜懼
且驚而死也匿檄以百口保樂吾秉直不可蕙始
召樂吾具告以故俾赴訴臬署秉直入蕙語又見
樂吾老甚遂白其誣生員湯輝祚之僕有女嫁喬

華楚與輝祚對門居有郤華楚男投充旗下挾旗
主至邑指有貂裘一企爐一及他酒器衣服藏輝
祚家擁輝祚入縣署勢張甚蕙執華楚父子各笞
之五十且上其事旗主懼遁去淮揚道副使張登
選詢寶邑富室某某蕙正色曰此非公所宜問登
選慚而止其抗直無所阿避多此類十五年以卓
異擢給事中十九年補戶科尋轉掌印給事中上
疏論優人錢永祖澤淡弄兒石渠不宜官縣令又
上疏論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官不宜用任子

上深然之語閣臣曰蕙可以言無妄發者已後有
薦錢永卓異者以曾被蕙論劾 詔不許又上疏
陳秦省運糧苦請免間架稅 詔從之豁者至數
十萬二十三年以憂去遂卒於家蕙爲人強直濶
畧談論侃侃容有所請託恒不能出口而止官寶
應時五人人鄒之瑛推給事中歸蕙不肯有所屈至
文學士若陳銍喬出塵王潔劉中柱輩則降氣訂
交慶遠知府趙開雍瀕危蕙視之開雍有所囑蕙
曰公此時奈何及此等事開雍卒蕙哭之哀恤其
貧應縣志

卷之十

七

家者甚厚蕙試士拔第一凡五人多相繼飛騰人
以爲盛事五人者郭知州昂王舉人康王拔貢式
丹葉秀才偉劉黃門國韞

按舊志稱知縣刁駿字平子立黃敖張準徐成位皆
廉惠有益於民情無事蹟不能立傳後此若向
孔門趙炯李士襄李日成楊廷棟雖無多事蹟
皆有賢聲李楷政事無可觀而書法工妙詩文
敏捷亦有足傳者